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胡端敏奏議卷七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胡端敏奏議卷七

明 胡世寧 撰

病弱不堪重任懇辭恩命疏 時官左都御史

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本月初六日奉聖旨胡世寧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著馳驛上緊來欽此欽遵臣一時聞命感激驚惶觸發舊疾一面調治一面束裝扶疾上道外念昔忠賢素懷經濟不

遇明時而老死岩穴終滯下僚或更遭讒害多矣顧臣何人得逢聖主起之罪廢之餘置之卿佐之列體其私情則官未歷任而誥封三代行其鄙見則身未至闕而言播四方屢奏乞休而不忍棄捐頻遭論劾而未能罷黜往歲六月既憐其病苦而改置優閑今未逾年復念其愚忠而召居清要且又命之速來許之馳驛臣之叨遇聖恩自謂古今難得心非木石豈不知感而委身圖報乃復過為辭避也但臣不幸元禀素弱久患痰火奇

疾今年六十矣顔面火衝外雖貌澤精神火爍内實陰虚醫書言火為元氣之賊變化莫測臣是以常日之間忽時眼暗忽時膝輭更或精神恍惚語言蹇澀迭相為病皆火所為人固不識也況聞總憲之官所以貞百度而肅百僚者尤在行已之恭執禮之固使臣為之一朝病發坐立不安或當侍朝而傾仆或臨坐堂而鯢硊僚屬觀瞻豈不大為風紀之玷以貽朝廷之辱況臣性資麤率局量褊淺不自揣已而過於望人是以上則欲君

必為堯舜下則欲臣必皆忠良其視人之奸貪蠹政事之因循害民者痛心疾首不能容忍使其入朝不能調停衆論相與協濟時艱而或更致激壞則臣報國之心反成誤國之罪萬死莫贖臣是以私憂深懼而不敢冒膺斯任不得不實告於君父也臣今病甚且因霑雨風波未能前進暫於江南尋訪舊醫調治略可待時雨霽即渡江淮兼程北上聽候進止外伏望聖慈憐臣病苦察臣才弱別選賢能代臣任使容臣休致還鄉使得散

誕田里歌詠太平以終餘年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
旨卿素禀剛方節行久著歷官中外夷險不渝朕采公
議召總風紀以肅百僚宜上緊前來到任管事再不必
辭吏部知道欽此

陳言治河通運以濟國儲而救民生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
使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䘏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
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縣地方數年

於玆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州縣之地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為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至論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腸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葢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

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番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而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於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

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

流五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横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而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禍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决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

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至汴東南原出懐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黄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

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流沙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趂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

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運
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
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
壅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
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
社等處擇其土緊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
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
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

淍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其就取土厚蔡西峁以為湖之東隄且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隅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淍以為運道於彼立一夫厰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寛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閒田扣除糧税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試驗

未敢執定為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科集工力
一面親驗可行趂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
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
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
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
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勅
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
買補灶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雇役

近河貧民幷備應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况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於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當為然以為難者第恐勢要狥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謗

阻大臣持循保名不為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
賴聖明草此三獘而後可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
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
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傭值
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
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
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念以
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為停止可減省者量

為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工部進納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阻絶矣近該少卿黄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憂甚忠然聞

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岈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可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岈十數里開掘一河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而北會通河一時之塞此亦一計

也臣愚叨任大臣苟有所知不敢緘默奉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乞恩辭免加官以昭公道疏

臣近蒙聖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聞命驚惶扶疾上道自陳病久衰極性靈量褊不堪重任具本乞休奏奉聖旨卿素禀剛方節行久著歷官中外夷險不渝朕采公議召總風紀以肅百僚宜上緊前來到任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思聖恩簡任分當委命不敢

再辭力疾前來行至濟寧地方忽聞邸報復蒙聖恩陞
臣刑部尚書臣思班列愈峻而政務益繁非才病軀決
所不堪再具本陳乞間十月十六日行過德州地方接
到吏部咨節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韜奏稱
臣宜都察院王時中宜刑部等因奉聖旨胡世寧仍改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掌管院事欽此同日又
准本部咨節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璁題臣
叨任副總之職今署掌院事合請命官更代等因奉聖

旨吏部還差官齎文馳驛去催促胡世寧上緊來欽此
臣聞命驚惕晝夜兼程力疾來到今已朝見幸得復覩
天顏無任欣感切惟都察院之職臣雖自揆才力不堪
然上承恩命不敢有違祇候吏部題奉明旨即往到任
不敢再辭外惟照宫保之加自來朝廷以待輔臣六卿
之年勞多而德望重者故今各部尚書年資過臣者尚
多未加此秩顧臣年資才力皆出諸臣之後今年四月
始以侍郎陞南京工部尚書七月即改都察院左都御

史九月復陞刑部尚書半載三遷已為太驟今蒙仍改
左都御史二品同階不為少貶顧臣何功如此隆秩天
恩太重臣分奚堪深虞覆餗之凶公私並累抑恐積薪
之議中外交喧再查霍韜奏內稱臣過當至論秩之崇
卑可勿計者則實知臣之心而亦可為明主用人之吿
忠臣事君之法也伏望聖恩天地日月察臣誠欵憐臣
分薄收回太子少保成命容臣以左都御史掌管院事
臣若幸蒙天庇病得少愈忠得少盡誓當終身供此一

職以報天眷如其病困才弱不堪供職則朝廷有黜幽之典當上認罪之章不敢貪位素餐以誤國事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奉聖旨卿風節素著人望所歸朕仍命掌都察院事正欲糾率各道振揚風紀又念卿歷官年久特加宮保以示優崇宜勉承朕命用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陳情再乞天恩懇辭加官疏

臣以今年四月始由南京吏部左侍郎陞南京工部尚

書七月蒙恩即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復陞刑部尚
書近復蒙恩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臣思
聖恩太重臣分不堪具本上辭奏奉聖旨卿風節素著人
望所歸朕仍命掌都察院事正欲糾率各道振揚風紀
又念卿歷官年久特加宮保以示優崇宜勉承朕命用
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命慚惶感激無
地思惟天語叮嚀聖恩隆厚如此臣當祇受曷敢再辭
但臣私情實有未安者事君無隱義當披瀝君父之前

以求日月之照也臣本農民幼生艱苦備嘗民瘼因識吏弊思欲効用明時麤習章句獵取科目然臣自量才器不過欲得一郡守之職或一廵撫之任而止以少展為民之志遺恵一方耳至於卿輔之官則思天下自有碩德宏才如古名世者而用之臣愚志望萬不及此也不意入仕之初即患痰火竒疾雖歴前官不得久任縁此恵民之心未得盡展報國之念未能遂忘然又不意中歳以來荐歴艱憂益致危困今年六十矣精神膽力

已喪十分之九而乃誤蒙明主之知擢任掌憲之重臣愧非分且憂病弱具本力辭過蒙温旨趣令到任臣不敢違力疾來京思欲都察院供職而宮保之加踰分太遠不敢冒受又不敢即辭正爾躊躇而朝見之際驟與楊一清謝遷等同班一時惶愧舊疾痰火即發方上御道而腿膝戰掉幾不能存立比至御前而咽喉哽塞幾不能致詞退而急趨直房服藥始解乃知臣之福量至淺而德薄位尊古人之所戒也故敢決辭加官不意蒙

恩未允臣又聞古之明主用人忠臣事君皆惟欲使諫行言聽膏澤得下於民而已不在位之崇卑也故昔虞廷九官周室六卿皆各因其才專任一職以終其身不聞累加崇秩又如宋太祖初許曹彬克取江南以為使相及還獻俘乃以太原未平使相極品而未之授古帝王之不輕官爵也如是顧臣何人試職之始即加宮保倘後數年得効微勞更將何職以加臣是以深虞負乘之致寇亦恐鬼神之害盈而不敢冒躐崇階實由衷欵伏

望聖恩天高地厚容臣止以左都御史掌管院事使臣得安心守分以亮天工不使踰分隕越以孤天眷臣不勝感戴祈請之至奉聖旨朕以卿資深望隆特兹加秩卿乃兩疏懇辭足見大臣推讓至意勉從所請宜即赴院供職吏部知道

建言疏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陛下天性聰明日勤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皇天而非

三代以下令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
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
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
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尹
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
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

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有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當罰而

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隆何災之不弭哉先

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辭於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然專明作有功

而不為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為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為奮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

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
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
撫按参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
提者至或大姦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
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傚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
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求有辭之
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
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勑大小臣工今後

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獘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樂正諫而又曰朕堲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堲讒說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

至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為匡

救甚者其心靡懷執國之誠惟圖媚竈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爲除異巳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巳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堲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屏除士氣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然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我皇上本心

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
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
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叙至於情理
難容不該收叙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
竝生哉之意量加寛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
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
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
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

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姦險媢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投置清要坐躐卿輔而乃私立門户謬為舊制以排斥真材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獘均調内外立賢無方期得

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為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皋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説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羣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

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奉聖旨覽卿所奏足見大
臣愛君陳善至意朕知道了查復官員且罷吏部知道

申明職掌以清刑訟疏

竊惟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令糾
劾之事專責各道監察御史而堂上官不預至於理冤聽
訟一節則其事情多端不可執一所當詳議酌中以處
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取風感水受之象辯
冤當緩而以虛心實意求得其情也其在豐曰君子以

折獄致刑則取其威照併行之象獄既折則當致刑不可姑息也臣愚生長草野三歷有司三任刑曹既又一任外臺一任內臺又不幸久繫禁獄久戍窮邊故於民間疾苦獄情變詐不一之狀頗亦備知今幸遭遇聖明擢掌其事敢不悉心敷陳以助我皇上至仁欽恤之萬一切惟今天下奏訴本狀有本無冤枉而倚奸畏死每年奏辯一次輒行所司提人再問而致累死干證貧民三五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而本犯終不免死者有實負

寃枉而累次奏行所司畧不與辯止依原案增飾開上以致終於枉死者又有貧民無力訴辯而被有司淹死獄中非惟朝廷不知雖上司亦不及知者又有富民本等奏訴而有司避嫌明知寃枉不肯與辯又有奏行得調隅別衙門問理而疑其黨緣所得不肯與究曲直眞偽輒推所司査勘所司則又顧忌原問更入重情以報而必致之死者是皆所司之不仁以負皇上好生之德以致天下災異之多實由臣等不能平法任人之罪也

然原其情亦有不得已焉者蓋由士習不正刻忌成風每有獨能持正伸枉者小官則上司嚴刑逼其招贓大官則士夫興謗致其被劾而終身廢黜大臣莫之敢救此其所以致此也近如浙江僉事彭占祺其平日作縣則十分循良為御史則獨能守正惟以違衆執一豪俠之罪而遂騰謗致劾朝覲去官此其一也臣初到任日與僉都御史熊浹斟酌時弊講求二者畫一折中之法欲乞聖明裁處俯賜通行所屬內外衙門一體遵守

計開

一舊凡奏訴本狀到院堂官不能盡看分與各道御史亦多不曾親看止憑該吏撮寫數語粘揭帖面次日持以稟堂或云該行某衙門或云該立案即時註簿施行夫吏有打點者則揭其應辯緊要之語無打點者則揭其不應辯無緊要之語而事之行否乃唯聽之究何以得辯也臣等本擬本狀連人分送各道御史務要親自審看明白本道有案者則弔其原招原訴無案者則於

刑部抄招或吊卷各欲比對叅詳如刑部亦未有招開到者則止摘抱本人口辭與本𣂾辯務要逐一叅看原問情罪有無允當今訴情節有無指證可辯或雖可辯而看係一面之辭未可據信或該立案不行者亦當明開其所以當立案之故各具一帖如刑部各司問刑招帖之狀前一日送堂臣等再加叅詳批照次日當堂稟議可否方纔註簿施行

一凡本狀中叅看出情節似有寃枉當與辯者則行巡

按或按察司原經巡按辯問者則行巡撫各與提初審
初辯官即與辯出者原勘原問官仍不追究若審辯官
明知冤枉因忌原問故不與辯或更誣重情者後或他
官辯出或十分冤抑查提至本院辯出者原問經審官
俱從重追問其若本無冤枉而狥私曲辯縱脫者亦當
追究重罪

一凡初經撫按司府等衙門問成重罪奏訴冤枉例該
與行而參看其間無有緊關該辯情節者則行巡按原

經巡按辯問者則行巡撫先將見在人卷查審似有寃
枉方與提人證辯如無寃枉仍依原問監候會審奏詞
就彼立案不許一槩提人以致累死平民其有累次奏
辯累經再問開報今復奏訴者雖例該立案若參看其
間委有可辯情節亦與照前施行
一凡重罪囚監至五年以上曾經再問無寃轉詳評允
及奉欽依依擬處决而臨秋怕死每年奏辯一次者若
係上半年奏至照前與行撫按弔審見在人卷似有寃

枉方與提人證辯如無寃枉仍依原開監候會審處決

奏詞就彼立案仍要備由先報若係下半年奏至者本

院即與立案不行

一今各道御史多係新任刑名未練臣欲緣此觀其用

心能通刑名與否其若如此不肯用心刑名不能疏通

以後歷任更無大建白及興革激揚有益國家者考滿

之日斷難書以稱職其試職理刑官在道實無刑名可

理今欲各道本狀多者每日各分與一二件令其照前

叅看開詳具帖送堂臣欲緣此日見其刑獄用心能通與否後考實授亦有所據

一在外重罪囚多係强盜人命人命唯謀殺者最為難問有司凡遇此者唯於其事發之初虛心審察叅以詢訪方得真情若遽嚴刑鞫問鮮有不致誣服者矣至於强盜或因情迹疑似即便嚴訊或因誣指讐攀不能辯察多致冤枉或有小官一時誤拿不敢脫而遂致之死以圖免罪者又有同起數十皆係平民誤死而真盜不

獲者又有真盜既獲而審供同盜之人或因先有誓約或圖後為營辦刦奪不肯供出好漢而唯供報新誘數人或更讐攀平民以抵數者至於失主或冒供不曾被刦之家以為其後辯脫之計者有司一時輕信誤事不小又或巡捕職役賣放真盜而逼其妄攀平民以詐錢者又有獲賊得錢而延緩不追真贓為其辯脫者凡此情獘多端不可枚舉故凡獲真盜數人必須隅別一一各審其同盜姓名年貌來歷及失主住居刦分財物件

數有一不同即辯其誣不可遂紀其名以作未獲之數則誣枉者少矣臣愚乞勅各處巡按御史各行所屬軍衛有司問刑捕盜官今後人命強盜務各懲前獘多方用心審捕如若率意徇私有所脫枉必行重治其巡按分巡官所至地方見監重罪囚俱要逐一親審有冤者即與伸辯不許避嫌推調不理巡按歳滿回京各要將辯過冤枉名數事跡開報本院以憑查考

一查得差官審録事例原勘原問官出入等罪悉免究

問夫原勘原問官一時誤信人誣告曲證失入枉問不行追究以免其回互執誣聖朝急於救人之仁也若乃日久事定明知其枉而顧忌原問私避嫌謗故不與辯或誣重情以必致之死者則其人之忍心害理背公行私大可罪矣伏乞聖明立為定例除以前勿論外今後重囚果有冤枉而初審初辯官既與辯出者原勘原問官仍不追究若審辯官明知冤枉因忌原問故不與辯或更誣重情者後或他官辯出或十分冤抑奏提至本院辯

出者原問經審官俱從重追問其若本無冤枉而狥私曲辯縱脫者亦當追究重罪

一今差官出外審録重囚凡可疑者再問事無容議矣惟可矜者奏發邊衛充軍一節則其事情輕重利害不同有所當議者葢此等罪犯或因致死人命而其所致死之人有多被慘毒而死者有致將屍骨拆散蒸撿二三次或五六次者又或遞年奏辯累死屍親及干證平民三五人或十數人者今此人止發充軍及至解衛即





逃又累死長解二人及買妻代解軍妻一人審錄官但知此有罪一人之命為可矜而不知前後累死無罪多人之命尤可矜也伏乞聖明裁處今後此等罪犯間有如果情非得已事實可矜者則明與辯出或徑發隣近衛所永遠充軍或編隣近州縣驛遞永充機兵民壯水馬夫等役以代出貧民一差使其若情雖可矜而法該抵命及曾累死平民者則務追真正當房妻小差人管押遞解邊衛永遠充軍仍定撥見任軍職之家以作軍

伴為之種田使有收管不致脫逃又得代出邊軍一名作正操備則邊境漸次得人充實而農種漸次可廣矣若其情𦍒無可矜者必須抵死不宜輕縱

一竊盜三犯係是怙終之人律典所當賊刑者也至於偽造印信之人多是狡猾通曉文義之人敢于盜竊朝廷之符柄其為此者或以誆人財物或以盜官錢糧或以詐官假吏或以刑人殺人而勢亦無難祖宗所以制為重律使人畏而不敢犯也今累次審録輒混作可矜

開奏類得充軍是使人明知不死而有恃故犯也豈立
法本意哉況此等奸惡之人多監一日則地方免害一
日遲發衛一日則衛所省事一日臣愚乞勅審錄官今
後不得以此開入可矜之列混奏得辯之數每年秋後
會審開奏聖恩若未忍處決止令監候必待朝廷有大
慶會大肆赦而後釋之則恩不濫而法不廢矣
一問刑執法被誣奪職如僉事彭占祺者乞勅吏部再
訪典與奏復其官以為獨立守正之勸更乞斟酌舊例

凡朝覲考察去官自行奏辯者仍照前例重遣其若大臣出身與辯者當議奏復若大臣所辯不公不實者許科道彈劾吏部叅奏即罷其職奉聖旨覽卿所奏無非慎重刑獄疏理冤滯之意都依擬行該行內外問刑衙門的行去著一體遵守朝覲考退官員已有累朝禁例難以輕收今後果有執法被誣奪職的許大臣言官即時與他論辯吏部仍查訪可否具奏定奪

省繁文復舊規以便勤政疏

臣聞君逸臣勞古之訓也執簡御繁治之體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為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敝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欽此臣切見弘治以前內外臣僚章奏皆用心刪去煩詞務從簡要如臣法司叅官本皆節去同起各犯無干情罪而止具奏應叅官該問緊關情節不過數語其餘衙門大率類此以是君上得以親覽無遺情弊易

見可否易知比自正德以來因武宗皇帝不親看本臣
下因循怠玩乃各自圖安逸不將本語修削止憑吏胥
全寫上下往來文移或通具前後或駁問招由故或一
事而重說三二次或一本而粘連十數紙目力不能照
料反致緊關情節字樣多有脫略不能看出有誤聽斷
此弊相沿至今是雖臣下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遍者乃
以上勞君父萬幾之繁且為聖心靜養之累且分聖學
惜陰之功臣子之心安忍如是臣愚乞勅在外鎮巡三

司等官今後事當奏題者務要照依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開具上奏不許全録上下往來文移亦不許不行親看以致脫略緊關情節字樣如遇叅究其奏下部院該覆本者亦要看本官刪去繁文撮從簡要具稿呈堂務要詞無贅冗字無錯漏堂上官亦要親看明白方纔具本上覆庶幾少便省覽不致多勞聖心

臣又竊聞孝宗皇帝時每日奏章進入先令近侍知書忠實之人看詳事情緩急輕重分別等類凡群臣建言

及部院卿寺奏發重大事情必進御覽其有事情重大
而本長難看者亦令指點緊關情節進覽其民本常事
不須一一親看者另作一類又不時於其中抽看一二
以驗其精别當否以是聖目不致多勞而大事聽斷無
遺此事舊聞長老傳言如此不知的否臣又念陛下聖
如文武左右慎選必皆得人其為陛下恪守舊規執簡
御煩以節養聖躬而為勤學惜陰之助者必有出於夷
思之外矣何俟臣言苐臣區區野老負暄之誠不自覺

其踈罔矣伏惟聖人不棄芻蕘採納幸甚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愛內外衙門章奏俱朕親覽今後不許煩詞虛文但要平直開奏敷陳緊關情節庶便看閱都察院通行曉示各衙門知道

胡端敏奏議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胡端敏奏議卷八

明 胡世寧 撰

懇乞天恩休致疏 時官刑部尚書

臣不幸久患痰火奇疾為變百端然向惟旬日間發猶可支持今年逾六十血氣益衰病發不時難料每當侍朝奏對之際常恐昏瞀顛仆玷污朝列慚惶無地自容其苦有如是者君父之前豈敢欺隱念臣荒野疎陋之

人間闗罪謫之後得遇聖明登極遂擢臣以吏部侍郎之職既而七載之間累辭累召累劾陞官六卿誥封三代行而給驛以馳病則遣官問遺恩寵逾分感激無涯臣豈木石之頑遂忘天地之報况今陞轉司寇之官自古尤重蓋以五教弼於五刑民命繫於國命在昔皐陶之種德虞廷蘇公之策名太史皆以是也而臣又以起身法司幸便熟路且又上遇聖明勵精圖治言聽計從下遇輔臣忘已推賢志同道合臣方喜所學於是得行

而乃無故求去也此以公義言如此至言私計則臣家勢至微遇險特甚長子繼年未弱冠隨臣廣西江西討夷平賊歷同艱險而預發宸濠之事實其謄奏頗有贊晝時被都御史俞諫附逆忌功搆臣深禍臣恐父子併陷逼其還鄉不得侍臣哀痛成疾而死及臣赴京投獄又被都御史石玠狗時附勢奏捕家屬次子純年方十餘驚竄流離遂荒舉業絕意科目今臣先任三品雖三轉官而未滿三載今任二品亦三轉官而甫及數月臣

當此衰病待盡之年止此一子豈無老牛舐犢之念而
求任滿三年使得亦如諸臣之子入監讀書以不絕衣
冠之嗣也故臣前歲奏疾尚求南京去秋蒙召即來北
上葢亦欲以犬馬餘生強力就列上報君父之恩下為
身家之計也不意疾病纏綿勢難支久今臣交歲以來
晝夜痰嗽不絕常時坐卧不安至於郊天陪祀慶成侍
宴朝廷重典臣子至榮亦不能領負罪慚惶心如叢棘
故令昧死俯瀝血誠上祈恩照特賜骸骨早還鄉里使

得安便以終餘年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旨卿召用未久有疾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允所辭胡純准送監讀書吏部知道欽此

老病乞恩休致疏

臣以衰病凡庸誤蒙陛下天高地厚之德起之罪廢之餘置之卿輔之列贈祖同官廕男入監復召至京將及一載之間視如手足許布腹心言雖妄而多行採納罪當誅而每賜寛容病則遣官加賜辭輒溫旨慰留特憐衰

朽不時病發許當嚴會隨處退班真天地之曲成萬物父母之愛惜狐子不是過也臣雖粉骨碎身何以能報但臣不幸元稟素薄久患痰火奇疾為變百端近因勉强日久精神日耗加以耳聾健忘脾泄食減或早起裝嚴而更衣不止或晝出判署而臨事不知只今半月之間早朝入至午門而不能進者二望端門而復回者一在部疾發驟危而急借輿扶回家者二僚屬每見失驚朝市聚觀不雅未有病困如是而猶可以竊祿居官徒

曠天工者也思負聖恩慚惶無地臣是以不得已再瀝血誠伏乞聖慈憐憫容臣氣息尚存趂今河道可行之日早賜骸骨還鄉以遂首丘之願則臣未死之年皆陛下再生之德也子孫世世其何能報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祈望之至奉聖旨卿職掌邦刑明慎公恕况朝審在邇宜用心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病弱乞恩容令退避疏

臣以病弱乞休荷蒙温旨勉留且容臣子送監讀書臣伏遇聖明仁同覆載謂臣召用未久雖病發已極而不忍棄捐念臣受患孔多雖年例未及而即令蔭子老牛曲遂其私情病馬尚策於故道荷殊恩之出於望外實私感之切於由中義圖死報敢望生還但臣不幸少多憂患致成痰火奇疾不時常發其發也或為眼目昏花或為心神恍惚或時膝軟不能行立或時氣塞不能言語蓋其發無時難於預料故或前日無事不詿門籍而

今早疾發不能入朝惶懼無措或今晚疾發已註門籍
而明早疾愈不敢入朝於心不安葢臣因病多憂而憂
即病發故每當大朝會大禮節輒憂病發失儀而前疾
因憂即發常恐昏瞀顛仆有汚闕庭故臣常自慚惶累
乞休致今奉恩旨調理病痊之日即出供職不敢煩瀆
外但臣病發無時憂莫能處伏讀禮儀定式内一欵如
朝參近侍御前有患病咳嗽者即許退班如蒙聖恩容
臣侍朝或侍經筵各項大禮之際如遇病發即許退班

或當入朝之時猝遇病發亦許隨處退避則臣憂患心少而病發或亦可減得以致死効勞矣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奉聖旨卿端亮忠鯁實心幹事朕所簡注宜照前旨即出供職既有痰疾不時舉發准照禮儀定式事理退避該衙門知道

慎封爵以重親親疏

臣聞明主慎動不使一事有差忠臣事君惟恐一言有謬蓋謬則君事或因以誤矣臣與尚書桂萼李承勛方

獻夫等受國厚恩誓皆赤心事主豈敢一毫有欺然而
自揣天下之人不能盡知也天下之事不能盡識也是
以每承付托相與憂惶反復論議不定唯恐有差因誤
國事近如昌化伯邵氏保襲之事是也臣昔因與邵輔
親識奏乞避嫌欽奉聖旨這事已有旨著再會同法司
將各奏至親拘審鄉既與邵輔隣親伊家宗圖來歷宜
必素知況鄉職掌風紀是非曲直正當分辨以杜爭端
豈可引嫌迴避便照前旨上緊會問明白歸一來說該

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受命以來多方詢訪以備會審
間未幾歲終蒙恩轉官刑部又不意春來疾病纏綿已
該原會官會問歸一奏請然臣之心終有未盡也其事
終有未安也我皇上智周萬物而於明倫尤重今於邵
氏之事正明倫理篤恩義之事也使臣瞞昧不言致誤
此事則萬世而下累我皇上聖德臣雖萬死何足以贖
哉竊惟皇上之必欲邵氏封襲伯爵者是即古聖王達
孝之心蓋推皇考恭穆獻皇帝之所自出於孝惠皇太

后又推太后之所自出於其父母邵林楊氏而欲榮富其子孫以世享之也今不幸林之子曰宗曰瑄曰喜其孫曰華曰英曰蕙皆已故絶今爭襲者曰萱曰輔曰葵則皆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襲也明矣乃惟千戶邵茂真為林孫則所當襲然茂雖自稱其父邵安為林之第二子而引恭穆獻皇帝為其乞恩復官與邵喜同稱母弟為證臣下奉此不敢輕辨然而審諸其親族訪之於傳聞則皆曰義子臣愚不能無疑也書曰疑謀勿成臣

恐卲安真或義子而其子孫襲伯則太后父母之神不歆非類而太后皇考在天之靈皆不安矣若彼爭襲者曰安出淮安王氏則其言出附會不可輕信而且世遠人亡莫之能究也今江南客船運船每歲經過山東直隸一帶地方鬻回幼男女甚多至或忘其父母姓名生年籍貫者豈能究憶也是以安為義子孫雖有數事指證可疑而莫敢為言也竊惟舊侍太后宮人內使或有得聞一二者內廷或可親問至於昌化伯夫人何氏嬪

於邵門五十餘年矣其平日與邵安妻妯娌相處何如其夫邵喜存日與邵安兄弟相處何如其男邵蕙存日與邵茂長幼相處何如豈有不明而陛下差一堪信內臣就其家開誠問之豈有不實對者其各家年老家人平日耳目所習聞見亦真使東廠一召問之孰敢不盡言者非如臣等會審悉多拘忌不得盡情也再不然行彼原籍拘審年老親隣勘實回報亦不過遲之半年耳臣愚昧死伏願聖明如是詳審而已若以臣等有疑之

言一時遂定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或亂彼百代之宗誤我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外議有言內廷得聞此時追罪臣等雖死無益於事故願自今謹之而已臣愚亦知祖宗朝皆有外戚封爵何獨皇考外家而恐見其無況臣鄉里亦豈不願崇爵之輝而顧其時勢有不得已焉者不敢不言也臣觀大江以南蘇松九府州暨浙江等九布政司地方之人近來並無侯伯世襲者蓋地氣之薄所不能勝故邵喜封伯未逾年而遂卒傳其子

蕙僅再世而遂絕邵輔陞指揮回家其弟弼即天邵玘
三子其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門祚之薄如此蓋
亦地氣使然也故臣愚見以為與之襲伯則必拘倫序
而或濫及旁枝誤及異姓且弟曰弟姪曰姪太后親兄
弟不得以之為子親父母不得以之為孫他人富貴而
本親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生者不得安其養死者
不得歆其祀況其門祚薄而福蔭隆如前所慮恐非邵
氏久長之利也不與之伯則使何氏得如民間擇愛立

嗣而使之承其家業養其孤寡奉其宗祀太后親父母有孫親兄弟有子而後量與恩澤蔭畀流遠邵氏久長之福也臣愚叨任大臣與國同體昧死敢言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應制陳言以弭災變疏

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蔡經等題前事奉聖旨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其餘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將抄內省雜料

處布絹掁淹滯正風俗四事備咨各部徑自查覆外其慎差遣一事係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臣等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召不來孰罪敢匿而内外法司委之提問罪犯孰敢延縱至差官校齎駕帖出外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於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被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病弱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

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奸貪官吏乘機剋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陪不勝哀怨聲聞於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蔡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効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

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負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為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於上百官承式於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奉聖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有酌處

顧大體以平刑政疏

近該陜西隴西縣問革監生柳瓚許奏同鄉御史王朝

用各項違法事情欽奉聖旨這所奏王朝用貪淫不法事多又枉道回家錦衣衛差千户一員會同巡撫都御史將事內人犯行提勘審明白將有罪及緊關干證人犯并王朝用都解來京不許徇情回護今後御史公差俱不許枉道回家違者聽所在官司舉奏容隱的一體查究不饒欽此欽遵臣等查得節次奏行事例凡奏告不干已事立案不行又一欵官吏軍民人等並不許將曖昧無所稽之事醜穢不可聞之語牽連開寫褻瀆宸聽

敢有故違併將奏訐他事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從重治罪前項二例一向遵行葢所以存大體而抑刁風也今查柳攢所奏王朝用事情内多曖昧無稽之事醜穢不可聞之語又其間干巳事少不干巳事多陛下不照常下所司抄議題覆而即差錦衣衛官到彼會勘將有罪及緊關干證人犯幷王朝用都解來京者臣等仰窺聖意葢欲急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正百官又先自風憲官始也臣愚伏讀本月初九日勅諭有云言責之官其位

甚重風紀之吏其責尤嚴勿外飾虛名而內罔其實大
哉皇言真見風紀之重而欲實盡其職矣昔年大臣選
任御史多用附己之人致其倚勢妄為臣嘗備奏其事
其尤甚者如藍田之劾席書中間詞意上欲激怒尊親
下欲屏絕忠良其劾陳洸盡破累朝法例奏行讐謗書
內曖昧不干己事以致誣陷洸罪太重累死鄉人數多
事皆由田臣今會問前事方欲列其罪狀奏請提問豈
敢偏護況今大臣選任御史如前私意者保其必無矣

其所任御史必非皆前人也王朝用原籍陝西其鄉行
臧否遠不能知但今在浙巡鹽則聞其守法奉公確持
風紀而奏處鹽事頗合事宜今一旦聞此勢當驚惕狐
危不能存立而按屬官吏下視為囚巡按在彼傍觀亦
無光彩而有司玩視體面漸為難處風紀不易振揚矣
況當修省之日中外臣僚聞此亦皆憂患失色思今居
鄉履任不敢違俗再行一事有傷一人以來刁訟之及
而為身家之禍名節之玷矣其有損於士氣不淺也夫

士之處鄉實難同流合汚則得鄉人皆好其若稍有執持則善者雖好而惡者必惡或有請託不行則怨謗立致矣今如柳瓚自稱其父柳景和原任知州致仕在家為其二子皆納粟入監所費不貲又稱指揮苗永等欠其本銀二百兩取討緊急親到其家央父寛容又稱被王朝用說其父子兄弟放債生事毀敗鄉宦則其家之富横鄉里可知類非貧弱齊民鄉宦可以欺壓者此正尚書桂萼近奏所謂貪汚去官者以富厚取重所以廉

聣道消而奢靡成俗欲行巡按勘追類解以備賑濟助
里甲者也昔臣多以犬馬自比故謂御史為國鷹犬犬
昔媢盜而憎主人吠佳客叱而去之宜也後之代者不
皆前犬矣主人欲其吠盜守門則宜養其氣力精銳可
也若或過抑之則犬皆不吠而盜入不知矣故昔御史
妄為當治其罪今任御史非昔則宜稍加愛惜崇重以
作養其氣也臣愚伏乞聖明再勅輔臣計議或止行巡
撫都御史或仍差千户前去會同將柳瓚令奏王朝用

并王氏原告柳瓚各干已事情通審明白干礙王朝用有罪条奏提問其各奏告非實依法重治王朝用待其到京之日仍問其枉道回家之罪則法有常守士無他顧而臣僚得以一心効職刁惡不致多端誣善國家正大之體立平和之政行益亦可以安人心而悦天意為弭災之一端也臣愚衰病至極自知報陛下之日少矣昨遇陰霾異常驚懼疾甚今國家弭災大事嫌于侵越不敢僭言惟兹一事頗動人心係臣職掌不敢避罪緘

黙臣昧死干瀆不勝戰慄惟乞聖明矜察奉聖旨卿所
言的是著差去錦衣衛官會同巡撫都御史將柳瓚奏
内事情提人勘審明白有罪及緊關人犯依律議擬監
候奏請發落果礙王朝用參奏拏問不許狥情回護該
衙門知道欽此

災異陳言自求罷黜疏

臣伏於本月初九日跪聽修省勑諭一時驚惶無措觸
發痰火舊疾十二日在朝房齋宿忽遇大風陰霾天色

異常臣年六十素所未見益加驚惕思省真若身為誤
國之事而天誅將及不能自解即時病甚以致胸膈疼
痛連日不能飲食伏枕推究今日有此不知何故今一
旦省悟思我皇上敬天如父愛民如子修德講學勵精
圖治天豈不知故降之祥瑞如甘露河清者所以表我
皇上之德嘉我皇上之心也降之災異如風霾星變地
震天旱者所以儆我皇上之用人行政猶有未當而膏
澤不下於民到今生民窮困而盜賊易起邊境空虛而

烽烟多警將有大可憂之事也乃是知天之於我皇上眞愛之如慈父教之如嚴師也然則今日欲回天意以弭災異豈有外於用人行政之大者而用其力乎天下之政盡在六卿而輔陛下以擇任六卿者則在内閣與吏部六卿所職皆天工也有一不勝其任即能誤國殃民致災必然今刑部如臣雖有犬馬之心然衰病之極月常數日不能朝參及到部理事近又加以耳漸重聽目常昏眊不能見字心神不時恍惚忘前失後實是不

堪前職矣今災異如此内閣吏部不以時告陛下而將臣罷黜是徒惜臣一人而不惜誤天下之事也然使臣力不能强而未久喪生或得罪以去是亦不能惜臣也如蒙聖恩特勑内閣吏部計議將臣放歸田里以應災變天下幸甚愚臣幸甚如若聖恩未忍乞改南京使臣得就閒養疾因事納忠以報陛下實為公私兩便臣看得新授南京刑部尚書高友璣南京工部尚書胡瓚皆刑名練達精力過臣遠甚堪任刑部若令與臣更任尤

無不可然臣實以十分病弱不堪恐誤國事不得已求
罷求閒而感恩圖報之心雖死不能瞑目病中謹具弭
災大要數條除事干本部者已開報吏部會奏外今有
上干陛下聖學一事下救生民困苦事干吏部任官九
事輒敢上陳葢仰荷聖明納善不棄芻蕘而吏部尚書
桂萼心同憂國必不罪臣也其餘尚有議處邊境空虛
等項數條事干他部者臣嫌侵越非奉明旨許臣言不
敢進也臣在病中不能搆思綴文每事直言輕瀆聖聽

無任殞越

計開

一欲用人行政之皆當在乎周知天下之情與深識天下之人才而明究治亂之源監古以知今也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今之五經四書備載古聖賢為治之道即古訓也然其大要不過曰敬曰誠曰精曰一曰中曰極言雖殊而理則一我皇上日勤聖學蓋已深得其要而體諸身心大本立矣是即學于

古訓之獲也然而天下人情物理變態多端古今治亂興衰所由不一將欲監古知今多聞建事則歷代之史不可廢觀然以萬幾之繁勢不能盡觀也宋儒真德秀所編大學衍義一書乃貫古今經史而一之為治為學之要充然畢具其間所言辨人材察民情之二者尤為警切我太祖仁宗皆重此書臣昔兩言於孝宗皇帝之世一言於陛下紹極之初皆以人微言輕未能徹覽近得輔臣啓沃聖心日命儒臣講讀此書天下臣民不勝

至幸然聞日講不過數條一時未得周遍古稱經曰窮經要使字字而窮究其義也書史曰涉獵不過涉獵一過識其大義而已臣愚欲乞聖明萬幾之暇於日講之外自將此書任意觀覽論講儒臣仍備顧問聖性聰明諒可旬月一週閱其大義而反復再玩一二遍則於前代政治得失今日民情事理與凡奸庸害政之人奸弊害民之事可以無不周知而於用人行政之間自然皆適事理之會而當天人之心矣然臣又聞德秀所編讀

書記有甲乙等集而此書乃其乙集上卷其下二十二卷則通記歷代輔臣事業聖明倘讀衍義之外更得併其乙下數卷而涉獵一過則亦可為用人行政之一助也臣愚寡昧芹曝之私不勝至願

一生民窮困由於善政不行善政不行由於官不得人或雖得人而銓註路遠卒難到任地方當時缺官或雖到任而未久遷改人無固志皆無肯實心為民所致也官之切於民者莫如巡撫守令今宜勅內閣會吏部計

議定畫一之法今後巡撫應於何項官内推用守令合於何項人内選用各該責何項官保舉其間稱職有實政在民者應該任内何項陞奬其因循油滑交結逢迎不肯實心為民者應改降何官不許姑息九年任滿該陞者應授何項職事一一奏聞裁處立為定制不宜甲可乙否朝令夕更壞此久任之法至於為此官者尤宜重其責任寛其文法使得展布為民不宜苛察太甚使之掣肘難於行事

一布政使統理郡邑亦宜久任今後布政任久該陞者
宜比照天順年間徑陞尚書事例上者徑陞各部侍郎
并大理寺卿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次者陞太常太僕
光祿寺卿不必再推巡撫致難久任
一各處分巡僉事宜令三年專管一道凡任內刑獄盜
賊水利屯糧及奸貪豪惡害民等事皆責之管理其無
兵備官處操練巡捕清軍等事亦責之提督三年滿日
考此數事實能行否以為殿最三年未滿竝不許其營

幹別差聽令改道以致避難誤事
一各處有司官員該陞者皆宜僉註本省及隣省相近地方其在京新選陞者亦宜求其原籍相近以免到任遲誤地方缺官日久廢政殃民
一布按二司官如參議陞參政參政陞布政使又如僉事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及因才性所宜二司更互改陞者皆只於本處衙門遷轉不宜南北交遷使其終歲往來道途地方缺官誤事內惟參議僉事有缺纔將京

職弁在外應陞官員內銓補然亦必須求其地方近便以免其到任遲誤地方缺官日久

一今後才力真不及官員量宜降級或對品調除才力相應職事不宜調任逺方以致廢政殃民釀成邊患貽累朝廷如近日雲貴之事其若地方不宜或有嫌隙當避非真才力不及者則止稱才性不宜明白改調

一今後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官須要越資揀用才堪巡撫之人一二員在內使之諳練邊事以備本省及隣鎮

巡撫之缺取其便於到任地方不致缺官誤事

一廣西四川雲貴地方司府州縣官尤宜越資選用原籍相近風土相宜年力精壯之人其後陞擢比腹裏官量加優厚以酬其勞遠慎不可如前槩用衰老貪懦之人以致廢政殃民釀成邊患故如近日四川芒部雲南武定尋甸之亂使地方該管原有好官不致有此就使有此亦能自為區處不須動煩朝廷征討勞費至於廣西雲貴有司官尤宜查照成化以前知府郭本等事例

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
一朝覲考黜官不許奏復雖有重禁然前嘉靖二年五
年二次考察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彈劾多將
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甚是缺
乏合無不為常例此等官并內外一應養病休致等官
責令大臣科道保舉堪用者一體起用後有不稱連坐
舉主即今皇上勵精圖治留意人材而所任內閣吏部
科道官皆非昔比矣今歲以後考黜官員仍照舊例嚴

禁不許奏復奉聖旨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盡心供職不允所辭所陳勤學事朕知道了朝覲考黜官員已有累朝舊例豈可更變以啓紛擾其餘著吏部議處停當務在可行欽此

久病廢事乞休疏

臣昨為災異陳言自求罷黜事奏奉聖旨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盡心供職不允所辭所陳勤學事朕知道了朝覲考黜官員已有累朝舊例豈可更變以啓紛擾

其餘著吏部議處停當務在可行欽此臣聞命感激幾欲流涕思臣癈病庸才實是不堪重任前歲蒙恩特改南京使得就閒養病因得量才供事不致尸曠臣荷天地生成之德感泣無涯去秋皇上誤聽輔臣之薦趣召臣來臣不敢稽命力疾來此黽勉供職今春因疾自陳荷聖恩憐臣病苦特准病發不時退避不拘常叅而又每有妄奏雖拂時議者亦荷優容不加罪譴而稍合事理者多賜採納臣荷陛下之知自謂千載難遇臣非木

石豈不知感而思所以盡心供職委心圖報也第臣不幸衰弱之極强支日久益加困憊近自本月十二日起忽病胸膈疼痛不能飲食自十三日强病入朝之後至今逾旬不能朝叅及到部理事近雖服藥痛減而元氣益虛痰火愈甚耳漸重聽目常昏眊不能見字心神不時恍惚忘前失後實是不堪供職矣念今天戒如此主憂如此而臣常日卧病在家其何能安是以曉聞朝鐘之聲而曰主上夙興視朝為天下也臣何食祿自安於家

書閱獄情之案而曰主上為今天熱恐重囚情可矜疑
者淹禁而死令寫來看也臣何因病不能出審而尚未
開奏今臣身倚牀褥心如芒刺其何能安而病可得愈
況今人才求欲康濟時艱以輔成陛下正大光明之業
者固不多得若惟練達刑名守廉執法精力過臣可任
刑部者則其人固不少也臣實病久廢事靦顏竊祿有
孤任使伏望聖恩念天工人代之重憫臣病身弱之極
特放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使臣得免素餐之愧誤國之

憂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奏奉聖旨卿引疾乞休已累

有旨慰留今災異修省正賴卿明刑慎獄以恤民固本

豈可懇求休退宜即出管事以副眷懐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欽此

遵祖灋以處外夷疏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况臣特受明主之知其遇國

有大事豈敢隨衆避罪不言也臣先任兵部事閒日閱

邊奏舊案今任刑部近准兵部咨欽奉聖旨該會臣等

三法司詳擬分別先令有功有罪官員等第欽此欽遵備將抄到錦衣衛千户等官鄭金等勘報甘肅事情案罪反復叅詳更又憶所舊聞叅以新訪頗知其事然以處置之道未定則羣臣之功罪難别是以彼此牽持未敢定擬臣愚昧死敢盡言之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絶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後裔阿嚕台為和寧王瑪哈穆特為順寧王西封托克托為忠順王東北置尼嚕罕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荒遠藩

屏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阯布政司尤為偉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阯殺官刼印不可勝記阿嚕台亦為瑪哈穆特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邊境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托克托之後已絶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吐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莫敢直言請以古覊縻弗絶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

親黨曰哈尚曰善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吐魯番為傾本國哈喇輝輝和爾生敵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巴雅濟自願投附吐魯番反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略仍請勅一道齎諭番酋蘇勒坦莽蘇爾弃和卓塔濟迪音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巴雅濟送回本城居守夫巴雅濟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於我何益又勅一道令恩克保喇回還哈密與舍音和珊同守

城池夫舍音和珊為彼占據哈密而恩克保喇避難來歸令使之還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為無罪也使令吐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義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為王誰與之守蓋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强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揹勒求索之計耳於我中國何益也夫吐

魯番變詐多端善為反間其欲間我附城屬敵使之激
變則稱哈喇輝輝和爾稍書交他來其欲間我謀臣使
之受罪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實迪納克策稜前說
著來這裏把巴爾岱起發了饋你飯米賞賜又言射死
和卓塔濟迪音惱了人馬往甘州城殺了一日其欲使
彼番使得通内間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了
和卓賽音扎蘭弁舍音　和珊父子故來報讐夫自嘉
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已遮番文開稱番使明埒克

搶了馬又遇隣敵殺了人蘇勒坦莽蘇爾要動人馬一定來肅州甘州三年五月初三日舍音和珊子穆爾瑪哈穆特等在甘州臨刑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聞彼四月已収人馬八月果至則其造意通謀已久豈謂殺彼三人報讐亦豈為陳都堂反哈喇輝輝和爾使之來也其恐我復結衛喇特為之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衛喇特敵人還要往漢人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其自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章特穆爾因在甘州住久深

知風土好過即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
甘州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
以原許緞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為名興兵入冦豈
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姦回為之
內應其漸置姦回舍音和珊等親黨買屋久住肅州城
內而又節差番使多羅和卓皆巴爾斯等來探消息為通
書問一旦擁兵徑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為內應使
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將各回監故打死而又近

遣屬夷刼其營帳遠交衛喇特搶其城池使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輕聽姦回之揑報而妄奏蘇勒坦莽蘇爾雅克摩哩之殺則其罪有不免爾王邦彥奏其執殺夷使激啓邊釁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舍音和珊等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為彼內間耳至於通貢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擄去

忠順王善巴六年欲犯肅州不服撫處奏准絶貢將其貢使一百八十一名盡發兩廣安置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才悔過送回善巴嗣後通貢不絶地方騷擾亦不絶而反間内應絡繹於凉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曁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令奏准絶貢又三年矣秖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葢亦懲前二次和卓塔濟迪音之被殺衛喇特諸夷為之後患而長慮卻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為長策以通貢

為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阯捨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約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途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謀臣勇將反間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臣愚昧死妄言未敢以為必可用唯乞聖明採擇幸甚奉聖旨覽卿所奏知道了兵部便照前旨會同三法司議處具奏定奪欽此

用賢疏

近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韜節蒙陞禮部侍郎尚書節辭不受者葢其心不欲以議論編摹為功而虛受高位無所事事也臣觀韜之為人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其心直欲致君堯舜輔臣唐虞其孤忠勁節誠為近世罕有舉朝推讓雖其所薦之人間有實不堪用所言之事或有時未可行衆論不合者亦未嘗固執為是人亦不敢妄議其私也其心之無我行之服人如

此陛下有是臣焉既知而信矣誠為宗廟之器社稷之福不宜久置優閒而使專事編摹也竊惟祖宗原設都察院都御史以糾劾百僚以後都御史與六卿皆為同僚人情稔熟彈劾遂爾不行而專委御史至於輔諫之官亦廢不設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颺於庭殊為盛世缺典今賴陛下英明法祖霍韜才力堪任臣愚謬謂宜特以都御史之官而仍帶詹事或學士之銜不使在院聯署刑名考察等項煩雜事務而專以論思糾劾為職

凡事干君德朝政有所未盡善及臣等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聖明省察而行之則朝廷有直臣上下無過舉如古汲黯立朝淮南寢謀而有益於天下不少矣後若有如其人則置無其人則已大抵全才自古難得故雖古人擇用輔臣亦有數等漢設御史大夫為丞相之副唐太宗時房玄齡善謀杜如晦善斷彼此相資為賢相下此又有王珪魏徵善諫而房杜讓其直李靖李勣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是皆或

以他官衆議朝政之類太宗唯是善用賢才故能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户不閉治蹟之美庶幾三代使其能修身齊家德如陛下則真比堯舜矣故今正直善諫如韜者固宜别置崇用終身不改也雖彼善兵之人亦宜聘聚於朝以備不虞任使可也臣愚一時謬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伏唯聖明特與輔臣吏部採擇施行天下幸甚奉聖旨霍韜近累辭陞職欲效編摹朕因其志特允所辭今卿有奏足見舉賢才之意吏部知道

妄言誤國乞恩認罪疏

臣上年九月蒙取到京道經沛縣見彼運道久被河流沙壅屢開屢塞而開者避怨因循莫敢致力彼時勅命總督都御史盛應期候勑未到臣因慮此國家餽運咽喉之路日唯撈沙水中終恐無益一時謬見具本建議欲令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又慮此既被沙淤來歲或憂再塞若不趂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

樣於昭陽湖中兩面築堤開河一帶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而又妄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被塞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等縣地方之中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防河流之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其河新開止通二舟之交行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為運道就彼撥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至於補給

民田措置財力招募夫役等項亦皆輙為妄議而以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不曾親驗欲乞勑下總督都御史親驗可行趂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沛縣舊河及湖中近河二道兼行以防一道之塞彼臣奏下工部行勘公文雖未到彼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材有奏偶與臣合一時官屬又皆聞臣過彼有言到京有奏一皆倚重臣言遂爾奏報新河宜開得旨料集工力於今歲三月遂開此河原議工程六箇月本

不為急而盛應期勇於集事功止四月遂成八九官吏嚴督怨讟並興朝議以安人心為重亟止其事財力空費方當罪責而應期猶奏乞再加一月保其成功紛然衆笑其愚而臣獨昏昧執迷乃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事之中止意欲奏差忠實不欺一人假以旬月之功到彼勘實而後為行止賞罰懲昔躁妄不敢也今聞應期與管河郎中柯維熊皆因此罷職臣心驚惕無地自容節查柯維熊與臣揭帖則報新河已開一百二十里止

有二十餘里未及原擬尺寸見奉明文停止而言泇河
三淤三通以見其不足為倚而新河不當止之意又言
近論當道者曰督責過嚴怨聲載道此皆奉行者致然
而忌者不少其與他處揭帖則甚言應期開河害人之
致怨此其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
此至論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體非遇寛大
之朝固亦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為不幸也但論自古
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責首議之人今以應期之應

勤界毅受任數月之間沛縣運河既通黄河上流趙皮寨亦開氾常固當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葢臣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人皆以應期為戒而莫肯盡力則臣之一人所誤不小也竊聞人臣之義有罪不敢逃刑今臣之罪不當在應期後雖荷聖德寛容未行查究而臣心日慚惶不敢欺隱伏願聖明日月容臣從寛認罪亦同應期罷黜而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

罰之公愚臣雖死不敢有欺之義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臣冒死待罪無任戰慄奉聖旨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
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
能無罪已着冠帶閑住了卿宜安心辦事不必引咎自
責該部知道

敷揚聖製疏

臣昨病間得聞聖製十有六字蔵出示輔臣竊伏枕私
誦不覺有感起而颺言曰大哉我皇上真有聖人之資真

為聖人之學而所見如是之真切乎伏讀聖製有曰學聖君子勗哉勿偽者益以交勉臣隣與之同志也臣雖疎陋不敢竊比於文學心膂之臣然而天地覆載一物不遺日月照臨萬里無間古者庶民固皆于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有言矣臣豈不可比於是耶但恨臣之少也奔走於多艱長又困阨於多疾故雖竊聞儒先之指論得窺聖學之緒餘而乃率志不篤用功不專不能身入聖道之門兼又質性狂朴意見偏迂

惟欲以經濟實事輔世太平不敢專工文字以獵時名

臣於是孤陋寡儔甘為俗吏而又衰病之極蹇於言詞

艱於步立不能久侍清光雖有微忱無能上荅矣今感

聖製輒欲敷揚是猶蛙蚓微音遇春雷之震而亦發蛛

蚌微光對秋月之華而自吐謂物性之不可遏則然而

欲求補於萬一則多見其不知量矣伏惟大智好察邇

言特賜省覽不勝榮幸臣愚冒死開坐謹具本題知

計開

一卓爾之見臣竊觀聖意葢謂顏子之學聖人相去不遠故能所見如是真切也然顏子至是猶謂欲從無由者守而未化也若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所謂未達一間者也然觀顏子初嘆仰鑚瞻忽之難則亦未得其門而入所見未能至此曁後從事夫子博文約禮之教而欲罷不能既竭其才始能見得真切如此然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博文約禮其何以哉先儒謂博文即致知格物也約禮即克己復禮也約禮工夫維一夫視

聽言動之皆勿非禮此孔子之親教顏子而先儒程子各為之箴我皇上又親為之解則固已心得其要矣愚臣往歲冒陳喜怒哀樂之欲皆中節則亦堯舜以來相傳至於孔顏曾子以及子思而後筆之於書若顏子之不遷怒而孔子稱其好學乃其明驗臣非敢妄引也陛下天縱聖人固皆躬行實踐而無有非禮無弗中節者矣惟若博文工夫在先而長之與幼天子之與臣庶為力不同貴得其要臣敢竊為之說夫文本指詩書六藝

之文而言然天下萬事萬物之有理則皆文也顏子時六經未述四書未作所教博文不專讀書惟在格物窮理若今五經四書咸備則古聖先賢所論義理及作聖工夫多在經書矣故先儒論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竊惟窮理工夫當不出此三者今之講官進讀陛下聖明已至文學通貫出言成章非如臣庶童稚之時章句文義未通欲其聯章進讀逐句解

說也况乎經書所言惟是一理一處通而處處皆通雖
今儒生舉子亦不能兼通别經况於至尊日有萬幾所
貴講官進讀經書惟擇其切於身心治道者著為講章
臨時講讀又指出其中要語而申致懇切方可以啓沃
聖心開拓聰明不宜聯章逐句講讀以多費光陰而徒
勞心力也况今陛下勵志中興日日用人日日斷事則
所謂論人物而别其是非應事物而處其當否者尤為
學聖興王之要道不可無也然古今人物甚多天下事

物甚廣而欲别其是非處其當否則古人論此著於經史者至備宋儒真徳秀輯其要畧以為大學衍義一書最切於人君為治為學之要其所言辯人才察民情之二者尤為警策陛下又因輔臣之啓迪法聖祖之重此書而日命儒臣以之進講矣臣昔妄憂日講不過數條一時未得遍徧上請聖明萬幾之暇自將此書任意觀覽諒可旬月一遍閲其大義而反復再玩一二遍於前二者所載用人之是處事之當者可以為法用人之非

處事之不當者可以為戒至凡前代政治得失今日民情事理可以無不周知而物理皆窮聖智益大矣然又慮講讀所陳猶不如顧問所得為詳臣願陛下日輪輔臣講官與凡外臣之素明聖學熟知治體者或再兼言官一二人以備顧問暇則與論前代治亂之所以然其治也因用某人及行某事之當其亂也因信某人及行某事之失而陛下因以自省今日某人似某人所當用某人似某人所當不用某事如某事所當常行某事如某

事所當速改至有大事之當議處大臣之當推補者亦
召輔臣該部與前該備顧問一二人與之面議可否陛
下裁决既定而後行之則凡用人行政可無一失不惟
陛下因是可以周知天下之情弊深識天下之人才而
所以與議者其人學之深淺心之邪正識之短長亦因
以知切惟博文之功益或止是而於為學為治所得多
矣夫聖人之道體用兼該則凡修諸身心者體也達諸
家國天下者用也全體大用備吾聖皇一身臣不勝惓

惓至願

一一貫之唯臣竊觀聖意葢謂曾子親得夫子妙道之傳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先儒謂夫子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於其用處盖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夫隨事精察者即窮理之功也力行之即克己之功也於是積久將有所得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我皇上原稟上聖

之資尤非曾顔所及故能合下便知一貫之理而躬為敬一之箴益惟以敬常存此心渾然一理之體而以之泛應萬幾必皆融會貫通無不曲當者矣聖心自省若猶有未能如是者則亦多致隨事省察之功即前博文窮理之説非有二也若曽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即忠恕者蓋就其所及而語之益忠者盡己之謂恕者推己及物之謂先儒謂忠只是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蓋即一以貫之之方勉然而未至自然也曽子平日蓋

常用力於此而亦以之教人於臣等中人以下之資學之最便蓋惟始終實盡此心一毫不敢有欺於是上以之事君下以之治民中以之交接日相左右前後之人雖不敢自謂有得而亦免於巧揑安排心勞日拙之患矣此臣等下學之事非上達之妙也若吾皇上則唯窮理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存誠以勝一已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久久成熟自然優入聖域而與天合德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一學聖君子勗哉勿偽臣竊觀聖意葢謂學聖之功須當著實為之不可虛負此名而不為實學也切惟古今天下事無大無小皆被偽的欺了亦被偽的壞了然凡事偽為者不惟能欺人而亦能自欺不惟能壞人而亦能自壞葢偽與實相反與欺相為用偽則非實而涉於欺矣此大學誠意為自脩之首而曰毋自欺也人君為治教之主則無偽二字固當以此自勉亦當以此勉人固當以此自省亦當以此觀人有如真知聖人之可學而

學之矣志必篤功必專理必窮已必克而孜孜勉勉必求至於聖人者勿偽也若或更為他岐所惑為邪說所誤或徒事講習而理不能窮或稍牽情欲而已不能克又或分志詞章而力不能專則優游歲月不能入聖必雖非偽而事之弗成則涉於偽矣乃若臣之事上有偽即欺自古奸臣欺上為術百端故如君行本道乃故矯拂以為直而揚已之名君行非道乃唯迎合以為忠而固已之寵君好學也乃引之多作無益之文詞使不得

專心於正學君勤政也乃勸之通覽不急之章奏使不得專斷於大事其他蒙蔽娼疾之巧不能悉狀蓋惟大學衍義所著憸邪罔上之情則盡之矣然有心實非欺而事陷於欺者蓋其質之偏闇不能窮理知人故或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薦其所不當用以為用而國事因之以誤則亦欺矣故如子路之忠信其心豈欲欺君者而夫子戒之以勿欺也又如宋李沆非欺君者而論靈州為可棄則陷於欺矣胡安國非欺君者而薦秦檜為可

相則陷於欺矣此亦子路之所不免人君之所當識別也伏惟皇上至誠之德本乎天性故為聖製終是勿偽之朂循此二字而始終不渝人已無間將見不日聖德大成而太平立致矣臣不勝惓惓至願奉聖旨卿留心理學發明甚至況欲朕慎其終始覽奏具見忠愛至意禮部知道欽此

存節義以回士風疏

切惟自古節義之在平時若無所用而一朝事變平日

所稱才智之士各為身家而陰相附賊人主孤立無聞
勢亦殆矣中有人焉確然中立誓死無二乃獨不顧身
家存滅以言其事或遂攻心腹以破其謀或先擊黨與
以孤其勢雖或彼勢既盛孑立難成而此等之人或身
陷重罪或日虞險禍一時附勢自全者爭笑其愚而天
下忠義之士秉彝好德之心則皆為之喚省而順逆遂
分從違有定賊勢遂孤而舉逆無成矣此之謂節義之
人不為無益於世而豈宜全棄也哉臣竊見江西宸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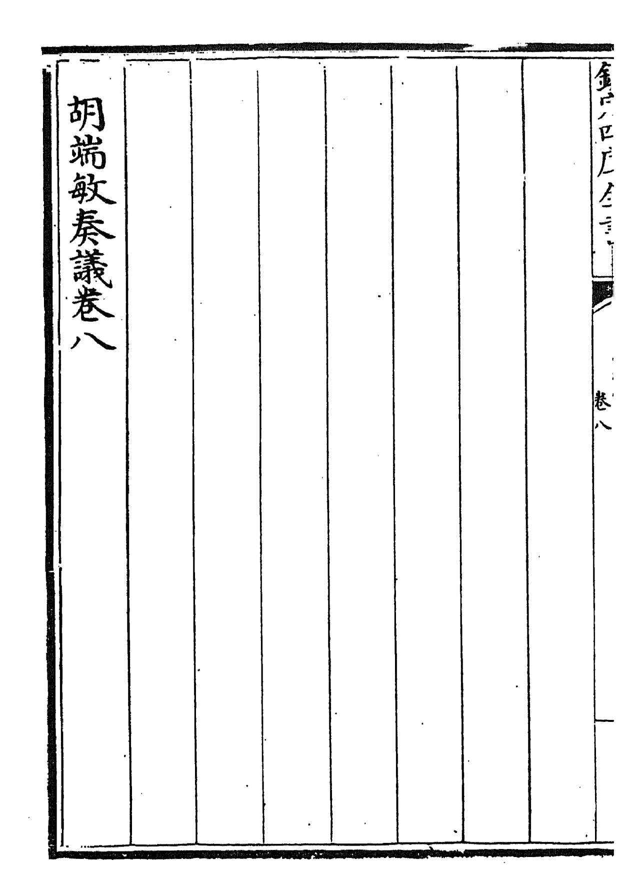
初肆强横之時中外官員奉差在彼及江西三司等官俞諫王泰等首先趨附遂起非謀一時群吏被脅或猶中立或遂傾心而稱其護衛則曰侍衛稱其令旨則曰有旨按察司印必啓而後委官以掌布政司門必啓而后賜鑰以開在京事務五日一報彼而朝令有不順於彼者自料阻報不使傳聞蓋懷二心者多矣臣愚不揣有言已致身家被陷維時給事中徐文溥孫懋監察御史徐文華程啓充皆以次直言衆皆服其忠義今徐文

溥已歿孫懋徐文華程啓充各以他事得罪是或昔曾
救臣臣涉私嫌不敢與論乃聞時有御史李潤者初黜
巡按江西未曾出京即劾宸濠之元謀王泰而敢直言
其附勢剥民縱子納賄之惡亦庶幾乎張綱埋輪首劾
梁冀之風者維時吏部尚書陸完廹於公論不得已奏
令回籍聽候考察王泰因倚濠勢不聽朝命仍至江西
投濠自固而李潤到彼被其讐脅旦夕左右日虞其害
一歲之間雖不能大有所為而自守憲度臣職略無一失

至凡朝會之際宸濠有事分付則不肯承順而佯若不
聞或其輪該遞酒則不肯執壺而佯若不知時以為愚
蓋其愚不可及也後得回京陞任臨清副使又以執法
繩一屬官貪橫不意其人乃大臣之子素交中外為之
騰謗而吏部惜其平素不忍遽棄調任雲南偃蹇沉滯
今在彼又連被撫按之劾矣夫巡撫傳習不足討也巡按
沈教乃亦劾之則或其人真有可劾矣然夷考其詞則
惟病其風紀之欠短其防閑之疎而已意者其人寛大

之性而夷方不忍於盡法乎更或其人真率之情而寮采有至於失禮者乎若為國家存大體為士風崇節義則此等之人雖有小失當别為處矣然今王泰之子王應芳近在内閣辨事必能襲其父之奸佞而讐謗至黜也又聞御史范輅者先在江西清軍執法不撓亦為宸濠所陷逮赴禁獄降黜夷方臣昔巡撫四川見其在彼不畀小官勤於民事後陞江西兵備副使又能不避嫌謗竭力築城弭盗有功地方惟以繩一屬官過當被其

反奏而告回原籍聽勘今二年矣惟此二人與臣無嫌
而論其平昔忠義於國可惜伏望聖明特勅吏部再加
訪察如臣所言非妄非私將此二臣論其材器所宜稍
加録用則忠義之風或有所勸而依阿尖巧之人不専
於得志矣奉聖旨這所舉范輅等二人著吏部再加訪
察如果可用斟酌推用他其餘罷



胡端敏奏議卷八